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

讀春秋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遮拾遺文闕畧未備可據纔半耳其於聖人不言之情茫乎昧乎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吁嗟春秋幾成覆射矣

春秋魯史之提綱也仲尼憂五霸之亂借魯史標題見義其所難言與所欲言之情仍其舊史自舊史亡

聖意遂晦後儒揣摩之說興而春秋不可讀矣惟左氏及見舊史然會最其事而不領畧其義開後人附會之端公羊穀梁因左爲短長耳非能與左方駕也

○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爲亂蹟而世儒以爲隱諱之文何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人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字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爲深文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爲夷狄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

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今之學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非以三傳說經也知有三傳不知有經苟無三傳是并無經矣因三傳以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無者乃爲眞知春秋

春秋三傳首左昔人謂爲左丘明作司馬遷杜預信之愚按左丘明爲曾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而丘明又爲春秋作傳不知孔子教之作耶抑丘明自作耶若孔子自爲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於乞鄰而予者果爾此傳既受旨於仲尼公羊穀梁

何緣再作。若丘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自不可易。就使聖意深遠何至牴牾太甚。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又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先儒謂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經傳相輔也。今有經無傳者半矣疑者闕而無考。誕者謬而不經。誤者迂而不合。豈其出丘明手而疏戾若此乎。竊意此傳周秦間人僞撰。不足盡信也

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此五霸之事也。又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因魯史作春秋也。故謂左丘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即左丘明所作魯史

則非也察其精神全在藻繪於聖人作經之意都未領畧只如後世新進辭人借玄晏先生求名而已公穀輩以爲此書眞出左丘明手揣摩起例至使明白易簡之旨醸爲爭訟之端而聖人忠厚之意反成險刻瑣碎之書皆由於信左過耳

仲尼筆削之舊史作自丘明者不可復見矣古史削竹記事文不能多然定不如經文之簡經特標其要領而巔末具在舊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如棄舊史不用則經所書纔什一而所遺者什九今後世何所取徵乎惟舊史亡後人以雕觚之辭補綴別典參以

臆見妄起。凡例後世誤信爲左丘明。一切依憑依憑。不合牽强附會而聖人之情遂晦矣使舊史若在。因目求綱。是非自見何紛然覆射之有

左傳如出丘明手。則凡經文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無考。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左丘明作無疑也。愚嘗摘取其誣別爲非左以俟後之君子參焉。至於公穀疏舛鹵莽。而公羊尤甚。胡傳爲宋經筵作。亦胡氏之春秋耳。識者自辨

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

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司馬遷序史記述董仲舒之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斯春秋者脩怨雪憤之書耳。此馬遷私志而以裁度春秋可乎。大抵六經當漢初。學者未識指歸。馬遷於春秋守左仲舒守公羊。今左公羊具在。於春秋若何。齊人滅紀。以爲

復讐。衞輒拒父。以爲大誼。許止弑父。以爲孝子。漢儒說春秋。類此矣。遷史一書。紕漏不可枚舉。其言烏足據乎

凡國史以垂戒爲義。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一者義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竊取垂戒之義也。史垂戒而仲尼竊取之何也。史多脩飾。是非不明。聖人核其實。明是非之蹟。寄憂時之情。故曰竊取。非誑語也

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事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掩。是非自見。時或創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

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也。餘多因舊史檃括成文。而世儒僞起凡例。如云桓無王。定無月。秦楚吳越夷狄無君臣。無大夫。夷狄不月。單國不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不書。凡書敗。詐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遂事。伯討。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氏。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要皆後人强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譸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意哉。嗟夫。古今雖隔。聖凡同心。善者必可喜。惡者必可

惡。讀其事而人有喜心。即仲尼亦喜之可知。讀其事而人有惡心。即仲尼亦惡之可知。何必問例也

春秋不爲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書。春秋不爲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爲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不書。凡獎藉誇詡之辭。勲庸寵利之事。皆非春秋之義。世儒未達

春秋之義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見。時或辭有抑揚。而聖言温厚精約。微顯各中天則。雖意旨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砻素了然。若謂字褒字貶以行賞罰。此後儒妄說。仲尼斷斷無是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爲天子之事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云乎。後儒緣飾仲尼素王誣以命德討罪謂其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眞對癡人說夢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故子路一言過任。夫子哂之況以匹夫行天子之事。褒貶當世公侯卿大夫。而曰吾以撥亂反正。是何異披蓑救火竊簡牘而寫法律也。筆札空言。妄稱命

討此後世磔鼠詰猶戲謔之文豈聖人經世之典

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惡必致慎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微曖則委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淫奢僭非禮猥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受垢累也第存其征伐盟會弑逆僭竊之蹟以寄其憂亂之情然辭旨平易不露圭角愚每伏而讀至廢卷流涕而歎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其言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嗟乎千載而下其誰知之

仲尼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

亦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是故魯隱公之死仲翬弑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于齊彭生殺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公殺哀姜以屍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弑嗣君書子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周惠王之見逐于

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諱而不書。晉重耳召襄王于踐土。不書再召至溫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莒僕弑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髡頑書卒于鄵。莒展輿弑父密州不書展輿而書莒人。楚子圍弑其君麇。齊人弑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黚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春秋僭國三。魯僭禮

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是以春秋雖法嚴義正而委蛇忠厚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脩辭之誠。出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弑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由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

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辭而世儒謂春秋爲刑書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礉刻剥爲韓商之祖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爲終始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春秋有是非東周之事也詩之美刺其目在序春秋之是非其目在史序存而史則亡矣史亡而傳畧可知也序直而詩婉史詳而春秋約故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可與言詩斯可與言春秋世儒未知詩烏知春秋乎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弒君賊父叛臣亡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紀之事與盟會爭戰送死弔災奔走之禮其間偶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譚樂道也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霸而已始以夫子喜而作何懼之有

諸傳譚桓文何津津然也二君以篡弒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況生平全倚詐力爲名教罪人學仲尼者稱之大旨悖矣他尚何言今檢春秋所書桓文之事其誰爲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于五

霸不言罪我矣

齊晉與楚爭功假尊周爲虗名易曉也儒者以尊周設齊晉抑楚驅諸侯以事盟主則是仲尼亦鶻突遷就教天下假也開詐力之門啓奸雄之漸烏乎可其謬起于攘夷尊周一語千載耳食習而不察

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茫然無據故不得不稱頌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奬齊晉奬齊晉故不得不抑曾衞諸國使之承奉承奉無名故不得不以與楚爭功爲攘夷爲尊周以諸侯奔走服從爲有禮以盟會徵召爲當然以囚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

爲伯討一部春秋止爲五霸頌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悒鬱千載是誰之咎

嗟夫王迹熄矣孔子作春秋以繼詩明王熄是卽孔子尊周也若謂孔子不能尊周而藉詐力之桓文以尊周謬也謂桓文尊周孔子懼天下後世不知而作春秋以表章之尤謬之謬也

昔人云帝降爲王王降爲霸孟氏亦以五霸與三王較故世儒謂霸未易訾也夫王降爲霸霸假爲王是乃春秋所由作而世儒更以春秋爲奬霸其若之何意謂春秋所不卽爲七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若在

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吳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從横五霸盟會開之七王之兼併五霸滅國導之赧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奬五霸則從横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為蘇秦張儀作俑乎苟仲尼之志行春秋之法伸則自無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諸侯友邦各君列爵雖五而皆統于王比肩事一人

無自相臣之禮。王室卑。五霸爭主諸侯。亂也。孔子憂之。作春秋。儒者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主之而不亂。嗚呼。何能一日而不亂也哉。無故而令諸侯俛首事之。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執其君。殺其臣。滅其國。分其土。使諸侯不敢言。不然者。仲尼削其爵。書其名。譏之貶之。是仲尼爲齊晉資斧。而率天下以亂也。誰爲此言。左作俑。公穀襲之。司馬遷董仲舒輩和之。轉相傳述。至于今二千餘年。牢不可破。春秋不明久矣。獨賴孟氏七篇在耳

明王在上。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禮焉。非

謂諸侯可無禮于齊晉也。惟是挾詐用强稱覇主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脅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教諸侯以此事齊晉乎。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于諸侯也。夫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行方伯之事。是自爲天子也。五覇者皆自爲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伐。亦後儒之臆說。非仲尼有是言也。仲尼惟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矣

仁義可爲而不可襲也。唐虞君臣讓而燕子噲襲之。夷齊兄弟讓而吳光襲之。伊尹攝政而莽操襲之。文王爲西伯而小白重耳襲之。後之君子。高唐虞夷齊

而討燕噲吳光進伊尹而誅莽操孔子作春秋師文王而奬桓文其可乎然則春秋未嘗與桓文明矣未嘗與桓文則何以有尊盟主稱伯討進齊晉諸凡例乎儒者之說春秋奸雄之走狗也

尊周二字齊小白之陰符也若晉重耳命周如臣僕何周之能尊世儒謂桓文攘楚即所以尊周夫周之不尊非楚為之十二諸侯誰知有周者以攘楚望齊晉猶以燕伐燕也春秋于楚生正其爵而稱子死沒其謚而不書葬如此而已未嘗擯其為夷狄教齊晉攘之也

尊五霸頌桓文此當世時人之見仲尼所以難言而寓志于魯史也惟其罪五霸惡桓文春秋所以作也苟尊五霸頌桓文何必春秋哉五霸何憂不尊桓文何憂無名而仲尼更爲此書潤色褒大之無謂也學者明乎此則春秋之義瞭然指掌何隱謎卜度之有然則尊魯又何也非尊魯也春秋魯史也魯史自尊魯魯後周公而諸侯之僭莫如魯因魯史自尊而尊之直也以魯之臣脩明魯史因周公之子孫申明周公之法度春秋微意不過如此初無隱謎可卜度也俗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陋也

說者謂春秋有隱後儒不及知然則近仲尼者其知之近仲尼莫如孟子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又曰春秋無義戰孟子之言春秋若此其明且直矣然則春秋之義可知而春秋之于五霸亦可知奈何誣仲尼奬五霸春秋尊盟主乎諸傳揣摩所以不可信也

五霸之亂莫甚于晉楚春秋所惡莫甚于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興其子孫强梁驕恣惟楚爲其所忌故始託于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爲楚也世儒貴霸尊晉遂詆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擯楚不與盟會楚自

不會非晉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
也故春秋之事半晉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末
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于周而
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
之貢而諸侯于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驅脅叱
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愼
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曹狄滅衛滅邢長狄赤白
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乃所以遠夷狄也
至于九州幅隕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吴越其君皆神

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儒一切擯爲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與盟會尤少亦夷狄矣如是則四隅盡翦棄僅餘中原一撮土仲尼何苦自窘蹙如此兩君相見有先王之禮諸侯不王而日殺牲塗血以相盟會是春秋所惡也與者何榮不與者何辱仲尼豈以此分夷夏之貴賤乎後儒妄說耳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儻盡翦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爲虛文而春秋爲殘局矣仲尼何乃爲此乎世儒旣謂楚爲夷又謂攘楚爲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

自背其說也謂楚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爲夷狄
則楚未服也楚爲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
矣秦漢以來眞人輩出大尘楚產仲尼雖不前知豈
其舉東南半壁盡割棄之甚無謂也
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
同唐虞以來東南爲文明之區久矣是故禹朝諸侯
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是自古通朝聘也
殷商之季周泰伯仲雍亡適吳吳人樂其德而歸之
是習知有仁賢也春秋時言游爲聖門高弟吳季札
來聘熟諳先代故典閎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輩是

素知有文獻也。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內。殷周盛時。無減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而友邦聘問南北往來如故也。儻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鳥語駃舌。則舜禹何以往。泰伯何以與。吳札豈其神慧。一朝傾蓋通敏乃爾。不然必矣。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猶酲者晏起而問夜未央。醉夢之言耳。六經以三五爲法。春秋之局不小于四代。豈守衰周補苴之天下。而設棘籬于堂宇間以自蹙也。世儒耳食遷史。附和攘夷之陋說。悲夫仲尼之志

千載而下無知已矣

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有爲者正惟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强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絶晉將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爲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

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遇狂接遇沮溺文人。皆由楚往來陳蔡閒事。聖人之志千載如見。世儒謂爲擯楚。眞無稽之言

何謂五霸。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此因孟子言三王罪人。牽夏商附會耳。孟子謂五霸桓文爲盛。是明指桓文先後同世諸侯。故或以爲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五君。今按宋襄摧頽不振。不足稱霸。秦穆未預盟會。不在五列。據春秋始末。蓋二百四十二年間。五強國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室東遷

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至哀定間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霸畢矣故五霸者終始春秋者也

春秋善善惡惡渾然深厚而不傷苛刻是非臧否較如指掌而不費勘量元惡大憝雖極指摘而有疑必從其輕小過細眚不事吹求而陰謀必見其隱心苟不正即震世之功人所艷慕不齒理有可原即湮滅之事人所遺忘必錄可否不模棱而不以筆舌恣訕謗聞見不詳瑣而不以省約廢法戒立經世之準亦

備涉世之方盡天理之極亦近人情之至其文質而忠其義簡而備其情直而婉其法平而恕不剛不柔不亢不屈春秋之義也

人情者聖王之田故聖人不為已甚王者無命討聖人無是非則大亂滋而名教壞苟屑屑然刻核以為是非則人不堪而世滋擾故臣弒君子弒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春秋錄之以稽世變防天下而示之嚴也小過不舉有疑必闕以諧人情安天下而示之寬也如世儒說春秋吹求洗索不遺餘力則棄灰之刑矣

春秋之志。在平康熈皥。萬物得所。而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有亂。今故君父之惡。囁嚅不忍出口。弑逆之事。踟躕似不欲言。是聖人之仁也。然而亂臣賊子。罪狀暴于簡策。風裁凜乎百世。三綱正。五常敍。是春秋之義也。天時地紀。內夏外夷。國賦民稅。水火災祥。有典有則。是其禮也。五霸陰謀。奸雄隱慝。雖百年往事。如見肺肝。是非明。賢否定。危行言遜。而人不以爲罪。是其智也。及乎脩辭陳事。標本撮要。一洗史氏糅綴之習。二典三謨。不得與之較。忠質。是其信也。其辭韻風旨。溫厚深永。反覆味之而不窮。左右折之而皆合。

苞孕含毓可舉千百言約之一字亦可據一字數榮爲千百言經緯自然是其文也上下纔二百餘年興亡之故賢否得失之林禮樂刑政規模畢具是其經濟也言多而是非不以己事陳而可否不預設其法森然其旨淵然六通四達不爲城府五霸之功利二十餘國之爭戰如虻飛螘聚謀臣勇士奔競馳逐掀揭震感之氣以無可無不可之量睨而視之㙐然如飄風過影是其局量也兼斯數者可以觀春秋矣

世儒稱胡安國解春秋每事必求處分苟徒書其事則是附之長大息而已此言非也夫理無與要義無

適莫賢否治亂道之經也其轉移變化相時而動治之權也經可以豫定權不可以先設今言五霸壞王章諸侯僭天子此經之不正可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至于易霸而爲王反亂而爲治化篡賊而爲忠厚攜禮樂征伐而還之天子此轉移之權難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夫子曰苟有用我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問其所以可所以成仲尼亦不能預設也今日設之明日用之卽仲尼不能而況世儒設之使仲尼用之乎此胡氏所以穿鑿模擬爲春秋之畫餅也夫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則大亂不止是非

不明則人心不正春秋者明是非反經以正人心而已也五霸之震耀于功利也諸侯大夫之僭侈也君臣父子之相夷也禮樂征伐之專擅也舉世皆醉而不知其非也聖人直以告天下後世使愚夫知其不可而後權可用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孟氏之言也非愚之臆說也千載而知春秋孟氏一人而已矣

春秋有是非而未嘗是非所以爲直道而行千古如大路也是故無往不適之謂路適一鄉一邑之謂徑一入一塞之謂山蹊天理人情之極則自無所取而

不當無所折而不中春秋據理正辭以待天下後世人之取裁蓋萬裁而萬合左得之而爲左合也公穀得之而爲公穀合也未嘗褒貶而謂之褒貶焉亦合也未嘗名字而謂之名字焉亦合也未嘗命討而謂之命討焉亦合也然直道而行誰毁誰譽見爲褒貶而聖人實無褒貶見爲名字而聖人實未嘗名字見爲命討而聖人實未嘗命討此其所以爲春秋也非聖人不能作也

凡春秋于攻戰之事第書某國伐某國不詳勝敗何也春秋不義攻戰不問勝不勝也凡盟會第書會某

人盟某地不言其故何也春秋不信盟會不問爲何事也凡大夫見殺弟書殺不詳有罪無罪何也春秋重戮大臣不問何罪也大抵春秋于時事無樂道之者若其詳舊史具矣

春秋稱王以天何也無二天無二王也天王不稱周何也天下皆周也十二公不稱魯何也內魯也凡稱天王不以謚號何也天下知有王不分爲王某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也稱諸侯亦不以謚號何也國知有君不分爲君某也卿以下則書姓氏名字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事不書家臣不列何也天下非家

事也王葬必謚諸侯卒必名必爵葬必謚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畧也

春秋詳畧多因舊史或舊史佚之或舊史載而聖人諱之非例也所書大抵皆亂畧或彼善于此參差隨宜亦非例也如春稱王王稱天書與不書之類皆所謂義也義者隨宜例者偏主聖人比義不比例

或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夫春秋所以明大義者其文甚著不在褒貶也如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振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弑君父則必書攻伐則必書相盟會

則必書殺大臣則必書凡春秋所書無益德事所以明亂跡也垂戒之義彰彰若斯故曰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檮杌天下之至惡也其何事于褒貶而後見乎

世儒不知春秋始于視仲尼太高疑仲尼太深也夫聖人立經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豈其竄端匿跡傲天下後世以所不知使天下後世有不知奚貴爲經也世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而不知明白易簡正聖人所貴與天下萬世共見者也司馬遷謂春秋隱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今其文辭具在是欲爲隱諱者

乎。脩不可以書見者。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與人同耳。今不求于人心之是非。而求于諸傳之凡例。舍的然可據之心不信。而謂聖人有不見之隱。豈不誤哉。嗟夫。讀春秋而能盡洗其厖雜之說。千古一快也

何謂春秋。曰。魯史錯舉四時以表年耳。仲尼則奉天時而無私也。世變有古今。王霸有升降。人事有得失。聖人有是非。皆天也。猶日月之有晝夜。四時之有寒煥。所以為春秋也

春秋紀年。止二百四十二年。不已狹乎。葢東遷以前

文武周公之澤在則文武周公之事不敢干也東遷以後文武之迹熄天下無王二百四十二年以爲多矣上不敢逼文武周公是聖人之恭也後之學春秋者自任無前僭也有天子而亦爲春秋治亂不分皆也僭且昏烏知春秋

南宋諸儒自謂窮理明經而其于春秋貿貿爾邵雍作皇極經世以五霸配帝王以易詩書春秋牽强湊合不成義理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此背理傷道之言不可以爲訓令且列之學官使人誦法賈生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

嗟夫使春秋淺率無味一覧而盡何以爲聖人之書使深刻隱晦終于不可解何以爲聖人之書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觀諸傳之紛拏而覺春秋之難罷諸傳虛心觀理而後知春秋之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讀春秋取傳中事經所不書者以質諸所書者意亦可見令人徒見其所書不見其所不書則并其所書者亦蔽于偏見耳故有非名而不書者如周殺萇弘謝晉之類有沒其功而不書者如齊人城郟之類有黜其榮而不書者如命小白重耳爲侯伯之類有借

而不書者如楚不書葬之類宜書而不書其故皆可知已

善觀春秋者見聖人精神心術不善觀春秋者見聖人名法科條夫名法科條非所以爲經也

世儒解春秋但借作𢰦架信自已鋪張及其不似曰聊以裨世教云爾春秋自裨世教何假鋪張及其迂濶難行反以累經是故可憎耳

帝王之治因乎民心春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顯其刑之教也因心于民藏天下于天下春秋之義也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雖典謨訓誥不廢文也世史敘事代口鋪張都非實録夫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惟春秋之文標旨撮要簡當精切爲萬世史學傳信之宗

春秋直解卷目

一卷　隱公
二卷　桓公
三卷　莊公
四卷　閔公
五卷　僖公元年至二十年
六卷　僖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七卷　文公
八卷　宣公
九卷　成公

十卷　襄公
十一卷　昭公
十二卷　定公
十三卷　哀公
十四卷　非左上隱至宣七公
十五卷　非左下成至哀五公

卷目終

春秋直解卷一

郝敬習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在位十一年

元年

春秋紀年不以周以魯何也春秋魯史也始隱公元年何也或曰此平王四十九年周東遷之始也孟軻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隱公以國讓桓而桓弑之是無君之始也周之亡也平王黨外戚率犬戎弑幽王而得國是無父之始也說者謂周東遷未亡也夫周之東何以異於杞宋乎苟東遷可存

周則杞宋亦可存夏商矣。是周亡之始也。夏商亡，湯武興，周亡二百餘年，明王不作，是無王之始也。三桓專魯，萌孽于隱桓之際，是魯衰之始也。春秋之亂由五霸，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晉楚吳又繼之。隱公初年，鄭莊公始挾天子，摟諸侯，擅征伐，射王，幽母，殺弟，是霸之始也。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是非，相終始也。是時天子不觀風，廟朝無制作，是詩亡之始也。凡此七者，春秋所以始也。其取于魯史何也？魯，周公之胤，文王之昭也。周禮在魯，猶夏商之禮在杞宋也。其或繼周者，曾不亦爲杞宋乎？或曰：春

秋天子之事若何以與魯仲尼曰非我與也昔者成王嘗以天子禮尊周公矣子孫行其禮奏其樂自謂不與列辟同我魯民也焉得而詘之惟國史在我不沒其實而已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誰毀誰譽我不敢預焉爾

春王正政月

王正月何也元年魯年正月則王之正月也國以君紀年魯史用魯年春首書王使普天同日知共主也正月謂之王何也周正月也月以寅爲正周正建子則是王之正月也正月稱王而春不王何也王以建

子改正天不以王正改時四時之春三代不能易也不能易而王正月爲春何也三代各以所改之正爲歲則各以所改之月爲時周之正月是卽周之春也然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不可不可而書之何也曰乃所以爲春秋也是故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春秋之義也胡安國謂用夏時冠周月非也如用夏時必以建寅爲正乃可不然必王正月上冠以冬乃可夫聖人旣憂天下無王矣而又改王之正朔乎然則子云行夏時何也曰此聖人之志也春秋聖人不得志所爲也志行夏時

而不敢用夏正是聖人之慎重也胡安國用夏時是後儒之妄作也開卷第一義而大旨已乖矣一代正朔可率意而改又何怪乎擅褒貶制命討肆言無忌以誣吾仲尼也然正月有王有不王何也王者筆削之新義不王者猶魯史之舊文也春秋有義無例以例是後儒之春秋非仲尼之春秋也仲尼之春秋易簡也後儒之春秋隱僻也元年正月不書公即位何也隱攝也不朝正不行即位史無書故經亦不書也或曰成隱之讓也夫隱之讓非待不書即位而成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甫盟于蔑凡邾公皆作邾婁蔑魯地公穀作昧

儀父邾君字也魯稱公邾稱字史尊內也仲尼脩春秋而欲爲褒貶則五等之名宜首正矣二十餘國公侯之稱苟非僭王不革其舊則仲尼未嘗數數然也故夫春秋者聖人遜默謹言之書也因舊史芟繁存要使其辭明事顯歷錄焉如日星麗天有目共見委蛇焉如江河行地游者自知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以俟諸千萬世人心之公論焉耳豈區區書名書字曰某賢吾褒之某不肖吾貶之之謂哉至於言有微婉意有抑揚因時取裁而非爲例也隨事見義而不求同也論春秋者惟例惟同所以惡於鑿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偃

段鄭莊公母弟也母姜夫人愛之鄭伯惡之段以鄢叛鄭伯攻而克之遂幽其母不稱弟不弟也鄭伯亦不兄路人之謂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暄上聲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鳳

宰官名咺人名車馬送死曰賵魯惠公元妃孟子死而無子繼室以聲子仲子仲子生而有夫人之瑞惠公愛焉生桓公幼聲子生隱公而長惠公卒隱攝將以及桓而仲子尚在乎王助惠公葬及仲子則信以為諸侯之妻與諸侯之母明以諸侯與其子矣隱不

譲焉得雖然以天子而下賵諸侯之妾未死而豫凶事皆非禮也非待名宰而後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魯及也凡內稱不備君子曰諸侯講信脩睦交於鄰國先王之教也刑牲歃血要鬼神為質市井馹儈之禮也以為信乎春秋何歲不盟而信者誰與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書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故盟也者盜賊之事而苗民之俗也凡春秋書盟皆惡之

冬十有二月祭（債）伯來

祭伯王卿士來魯也無王命私交也舊史亡其事不可考後多倣此

公子益師卒

內貴戚之卿卒重大臣也不日因舊史非例也後多倣此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魯地

書戎戎之也會戎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以兵入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非奉討而以師入人國亂也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

無駭魯大夫展氏極近魯小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魯地

九月紀裂繻 須 來逆女 裂繻公穀作履緰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姒姓之國裂繻紀卿也紀侯娶于魯使其卿來迎迨莊公四年紀亡伯姬死魯無婚姻之誼此誌其歸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莒地伯左作帛

紀子伯闕文也左傳改伯從帛以爲紀大夫裂繻字

春秋不以大夫先諸侯可知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桓公母仲子也稱夫人薨貴之何以不書葬君
母死赴于諸侯以君母葬桓未立不成葬不書
鄭人伐衛
此五霸專征伐之始師出無名伐國無罪亂道也孟
子曰春秋無義戰凡書侵書伐書圍書入書滅書取
皆惡之說者多爲之目鑿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凡日食書誌變也不朔史闕也後多倣此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崇高而墜曰崩終春秋十二王書崩書葬者周來告魯往會也書崩不書葬者周來告魯不往也崩葬俱不書者周不告魯亦不往也平王崩魯不會故不書葬禮天子崩諸侯爲三年喪同軌畢會周公之後不能守禮而諸侯可知已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君公穀作尹）

君氏隱公母聲子也稱君氏從子也不稱薨以別于子氏成隱之讓也子讓子則母讓母無兩君則不得兩薨禮也公羊改君爲尹謂周卿士尹氏魯主之譏

世卿非也夫世世卿不書評矣三桓世魯六卿世晉齊世高國宋世華向衛世孫甯何事于尹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周大夫武氏之子也平王喪魯不會故來責賻書求諱也天子崩諸侯不至嗣王煢煢在疚而使人徵賻皆非禮也或曰大夫武氏子在喪者自求也若是則家事不書然無王命何也嗣王諒闇也使大夫子何也春秋大夫世官父在子預政如齊慶舍之類非古也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亦大夫子也書皆非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卒舍其子馮而立兄之子與夷是爲殤公子馮奔鄭禮諸侯卒曰薨史臣尊內於外諸侯稱卒曰不日名不名因舊史非例也或卒或不卒告則書不告則否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地

春秋魯史也魯與諸侯盟宜書外諸侯相盟魯不與亦書故春秋非獨魯史也他倣此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後同

凡外諸侯書葬會送也凡葬稱謚葬而後謚也質死

者生平而爲之謚觀謚而生平可考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邑）

諸侯土宇夫有所受之有過則削有罪則移自天子出諸侯而相兼併亂也故凡伐國取地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作祝）

州吁衛莊公之嬖庶子也莊公卒子完立是爲桓公州吁弑之書曰衛州吁弑其君完直也說者謂以國爲氏削其屬籍鑒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衛地）

相見不備禮曰遇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懼諸侯之討也謀于陳蔡而以伐鄭媚宋宋人許之陳蔡從之是三國之師爲保寇爾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大夫羽父弑隱公于鍾巫者也三國不得志于鄭謀再舉而請于魯公辭焉翬以師往君子曰强不用命又一州吁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陳地

凡殺弑君者稱人人皆可殺無問誰也凡弑君者見殺不稱爵賊矣無問爵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死國人立公子晉君子曰春秋諸侯之繼世誰其受命于天子者乎無事則承考自立有事惟國人所置是謂狐埋而狐搰焉得不亂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矢公穀作觀棠魯地）

衆漁曰矢魚書公誌慢遊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宋爵公也葬書公衛爵侯也亦書公何也凡君薨必序爵正名以成終也葬則因臣民私稱不沒其存也惟僭王則沒之楚吳越不書葬僭王也

秋衛師入郕郕作成公穀

初衛之亂也郕人侵之此衛人報怨之師也諸侯脩怨是以大亂儒者貴復讐豈其然乎

九月考仲子之宫

工成曰考仲子桓公母也隱爲之立廟將讓桓也

初獻六羽

六佾也舞列曰佾初獻六八前用八也天子八諸侯六魯八佾獻周公非也羣公用之尤非也仲子庶妾不可祔于祖故考其宫又不可用羣廟之舞故獻六佾六之是也若曰惜乎獨仲子之宫云爾

邾人鄭人伐宋

邾人銜宋人之奪其田也。因鄭人伐宋而助之。先邾。惡黨也。宋告援于魯。使者失對。公辭。

螟

內災也。蟲食苗心曰螟。民事莫大乎歲。災則書。後多倣此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卒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鄭邑

報怨之師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

初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鄭人執而囚之及鄭伐宋宋求援于魯公弗許鄭人德之請輸魯平八年歸祊十年伐宋以二邑與魯輸也魯寔貪而曰鄭輸平徼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魯地）

齊魯相鄰之國而世相讐也凡會盟則書後多倣此

秋七月

公羊謂無事非也豈有三月無事之國乎事非要則不書猶書時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左作秋

宋圍鄭長葛經年而後取之夫宋之甘心于鄭也以鄭之匿其亡子馮也背先公及己之恩而謀取其子殤公於是爲不仁矣積惡滅身宜夫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諸侯一娶九女歸必同時所以定名分防偏暱廣祚胤也伯姬二年歸紀叔姬遲之六年後是廢禮也叔姬賢迄紀亡不失爲婦

滕侯卒

外諸侯卒來赴則書不名史佚也不葬魯不會也後

倣此

夏城中丘

城書重守也夏失時也凡興作時不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使弟親魯也齊魯相依之國其能親睦焉可矣胡氏謂責齊侯寵其弟啓諸兒之亂非也聖人豈願有國家者終遠兄弟乎遠兄弟而有天下聖人不爲也

秋公伐邾

爲宋伐也元年與邾盟于蔑無故而渝之是以君子賤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來聘聘魯也楚丘衛地也衛忘賓旅使王臣顛越于境內魯戎同盟而不能問仲尼所以有左衽之憂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衛地

齊人將平宋衛于鄭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鄭地公穀作邴

初成王賜周公許以爲東都湯沐之邑而近鄭宣王賜母弟鄭伯祊以爲祀泰山之邑而近魯鄭利許先歸魯祊踐輸平之約其實欲得許也宛鄭大夫不氏史尊內也君在臣不族說者謂爲削之謬也後多倣

此

庚寅我入祊

受鄭歸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赴也

辛亥宿男卒

宿小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周地

鄭讐宋而衛宋黨也齊鄭黨也齊平三國盟于瓦屋

鄭不受盟以齊人見於王而以不朝討宋於是有嘗

之師朝王不書詐也

八月葬蔡宣公

會送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紀邑公穀作包來）

諸傳謂書人爲大夫不盡然也君臣民通謂人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穀作侅）

內大臣也公命以其祖字爲展氏不書展從君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九年之內王使三至矣而公畢世不一朝仲尼所以

致不恝之意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夏之正月雷尚蟄而震電震電而雨雪異也雪

平地尺爲大

挾卒挾公穀作俠

內大臣也說者謂挾不書族隱攝不主爵不賜也夫

隱攝政十有一年矣盟會侵伐不絕書何以獨不主

爵無駭之賜展氏非隱賜與大夫皆不官不族豈其

皆未賜而其君皆攝者與傳之無端類此

夏城郎

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魯地公作邴

謀伐宋也是時鄭伯為王卿士以王命討宋不書假

也五霸挾天子摟諸侯自鄭莊始

十年〇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也天下有道諸侯無事不越國大夫無事不

出境諸侯東盟西會而天下紛如矣儒者侈言盟會

豈仲尼之志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前年伐鄭今年伐宋皆翬主之是役也公在不書翬專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敗宋不書翬不與其爲功也鄭以子馮之故假王命以魯伐宋魯欲得地行是鄭忿而魯貪耳如傳言則三國皆勤王之師吾誰欺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

宋以衛伐鄭報菅之役也師入而鄭師還二師進無所薄退無所歸乃招蔡人共伐戴鄭乘其敝一戰併

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公郕作盛

鄭伯以郕人不附己與齊伐之討其違王命也不書王命假也先齊惡黨也

十有又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魯滕薛皆周東藩也序爵皆侯也魯不朝王而受友邦之朝滕薛不知有王而知有强鄰旅見不以爲屈爭長于人之宇下而不以爲恥蓋王制不明諸侯以力相臣亂也說者謂諸侯相朝正也夫諸侯五年一朝天子畢世一相朝今畢世不王而歲唯大國之朝

也正乎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下有五月字時來鄭地公穀作祁黎

鄭將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人無罪而鄭以諸侯伐之分其地逐其君而左氏猶謂鄭伯有禮豈春秋之義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仲翬弒隱公而書公薨何也史文也史不敢直而仲尼因之何也弒君篡國行道人知之且得而歷之謂公薨公其薨也與哉不書葬何也桓不治葬史無書

故經不書也奚不諱乎曰諱之而天下後世耳目塗焉諱之不可苟天下後世耳目昭然何必於稱之然則不書葬諱乎曰不葬而書不葬則稱之矣不葬亦不書言諱而情直矣故曰明白易簡者春秋之義也

春秋直解卷一終